

致文学 向未来

五位重庆文学领跑者的回眸与展望

■新重庆·重庆日报记者
兰世秋

2026年的时光画卷悄然开启。

回望2025年，文学，始终书写着独特的篇章。

刚刚过去的这一年，是重庆文学深耕的一年——笔墨在大地上扎根，在沃土中拔节；文心向着时代的潮头、未来的远方，勇敢进发。

当时代发展呼唤更深切的文学共鸣时，重庆文学的领跑者们会如何总结自己过去一年的创作？如何看待AI浪潮席卷？如何让文学创作与时代同频共振，迈向崭新的2026？

站在新一年的起点，《两江潮》副刊推出特别策划，对话张者、张远伦、李燕燕、吴佳骏、李姗姗五位重庆作家。

他们分别是重庆小说、诗歌、报告文学、散文、儿童文学五个创作领域的杰出代表，有的已斩获国家级文学奖项，有的已在自己的写作领域繁花满树。

他们的感悟，既是对过去一年创作的回望，也是对当下的审视与回应，更是对文学如何奔赴新征程的前瞻与思考。



投稿邮箱:kjwzx@163.com



吴佳骏

重庆市作协全委会委员。主要著作有散文集《我的乡村我的城》《小魂灵》《小街景》等二十多部。曾获冰心散文奖、丝路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等奖项。

李燕燕

重庆市作协副主席，著有《无声之辩》《师范生》《“隐形”的孩子》等非虚构（报告文学）作品。曾获第五届茅盾新人奖、第六届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优秀作品奖等奖项。

张者

中国作协小说创委会委员，重庆市作协主席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，出版有长篇小说大学三部曲《桃李》《桃花》《桃夭》，以及《零炮楼》《老风口》等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等奖项。

张远伦

重庆市作协副主席，著有诗集《白壁》《逆风歌》《和长江聊天》等。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、人民文学奖等奖项。入选《诗刊》社第32届青春诗会。

李姗姗

重庆市作协儿童文学创委会主任。出版有《面包男孩》《器成千年》《米仓山下一块田》等儿童文学作品，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中宣部“优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”等奖项。

“2025年是我丰收的一年”

新重庆·重庆日报：请回顾一下2025年你的文学创作，谈谈有怎样的收获与感悟。

张者：2025年是我丰收的一年。长篇小说《天边》完成，小说第一稿我写了80万字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联召开研讨时，《天边》（试读本）为50万字，《收获》发表时为32万字，作家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图书为42万字。

我这样不厌其烦地谈论一部小说的字数和成书的过程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长篇小说完成第一稿最多算是完成了百分之六十，修改工作本身就是创作的延续。

《天边》近期在浙江大学召开了学术研讨会。学者认为：“《天边》构建了一部兼具历史厚重与生命温度的边疆创业史诗。”“兵团人也许面临的恶劣的自然环境，但是他们最重要的、也最能感染人的品质不是忍受痛苦，而是创造欢乐。”

张远伦：这一年我有两组大型组诗基本完成。一组是《去龟兹》，这是我去天山以南走访，触摸龟兹古国心跳，体验大漠戈壁苍凉，呈现西域神秘文化所得，是行吟之诗。我写出了150首新作，希望借此重塑诗歌的地理性格，实现自身创作的开阔。

另一组是《阿嫫妮惹》，这是我深入大凉山走访体验所得。我两度体验大凉山民族特色和生产生活，创作诗歌15个乐章，共150首，从地理特点、彝族文化、生存状态、精神追求等多个方面为大凉山写作，用诗歌呈现彝族人的坚韧和他们独特的文化。

李燕燕：2025年，我先后在《当代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广西文学》等刊物发表非虚构（报告文学）作品，也有幸得到杂志头条或封面推荐，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《师范生》及报告文学单行本《“隐形”的孩子——关于“校园霸凌”的社会观察》。

作为一个非虚构作者，多年来我一直在探寻真实的文学表达或技巧，并常常为此困惑；作为一个从部队退役的“自由撰稿人”，我有时也会为无法得到大题材而忧心。但一路摸索走到今天，我慢慢地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：我的写作或者说观察对象，一定要是我熟悉的，或者有感触的人或事，凡事不问结果先问心；非虚构的表达本就不需要那么多复杂的东西，我要做的，仅仅是记录。

吴佳骏：这是无比忙碌的一年。繁忙的工作与琐碎的生活，形成无数条隐形的鞭子，在抽打着我这个不停旋转的陀螺。但无论时间如何被挤占，我都还是会利用周末，潜心文学创作。因

为，除了文学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真正让我热爱的事情并不多。

回顾2025年，我在公开文学刊物上发表了12篇文章。这12篇文章，多是长文，均在万字左右，最长的有2万字，内容涉及历史和人文。与我以往的作品相比，无论是题材，还是内涵，这些文章都是另一种尝试和拓宽。我深感，这些文章，于我意味着一种写作的新可能性，具有分水岭式的意义。细心的读者或许会看到，从今往后，我的创作面貌，将呈现出崭新的变革。

李姗姗：2025年5月18日，在北京现代文学馆，希望出版社举办了儿童小说《青铜神树》改稿会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改稿会。会上，专家们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，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思考和修改文稿。

从5月到12月，已经整整7个月。就在我接受采访的前一个小时，针对三校之后的排版文件，我和责编仍就个别字词和标点进行最后的商榷——我们在电话里一起读，一起琢磨，有时候她说服我，有时候我说服她。

如果要算2025年的创作成果，就是《青铜神树》了。改稿200多天，让我再次感受到，做一件事情需要激情和极致，真像是又在文字中成长了一次。

新重庆·重庆日报：
AI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事物，你如何看待AI？文学应如何与AI共处？

张者：虽然AI非常智能，却需要接收指令，而发出指令的是人。直觉和意识仍然是人类独特的能力。我认为，教育将从知识灌输转向智慧培养。人要超越机器，靠硬拼知识量是不行的，靠的是智慧与思维。过去，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告诫我们：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。因为那时候我们的教育是以知识灌输为主。在AI无处不在的今天，教育要向智慧培养转换，我们可以大声说：大学的中文系就是培养作家的地方。

AI无法替代创作者的独立思考，没有完成的文学作品永远在你心中，永远进入不了大数据。基于生命体验的、有情感有温度的创作永远是我们自己的独创。

张远伦：我觉得AI写的诗歌，一定没有优秀诗人的作品好。虽然AI写作速度快，语言嫁接组合能力强，但优秀诗人更有在场感、及物性、涉我性和利他性。

因为，AI不在诗人的生活现场。

在诗歌创作中，AI不可能获得真实生命体验，作品就会缺乏温度。任何诗意的捕获都必须和物象本身产生联系，必须一花一草一木地去细心观察和体悟，才能写出细致入微、曲径通幽的诗歌。

AI不可能有真正的“我”，人的复杂精神迷宫，只有本身去探究才更准确。AI是机

器写作，是数据和算法。

我本人不关注AI，对它的作品不感兴趣，但我不反对AI写作。需要注意的是，AI的作品需要注明出处，不能把它的作品当成作家诗人自己的原创。

李燕燕：我算是一个“后知后觉”的人。在去年1月DeepSeek已经如火如荼之际，还没有想过要赶一赶这个时髦，就如同2015年智能手机早已普及，我却还在用着旧款的按键手机。这次也一样，如果不是去年2月6日那天中国作家网的陈泽宇老师联系我，要我试用DeepSeek，并参加他们组织的相关访谈活动的话，那么我多半到现在都没有接触过这个厉害的智能机器。

我想，AI大潮既然已经到来，抵制或反对都是无用的，就像电灯注定取代蜡烛一样。但这次我们是有选择的，比如，应当怎么用？用在哪些方面？

老实说，第一次试用向它发出指令，我感觉它比我想象中厉害多了，但要看到，它的认知还是建立在已有的事物基础上的，并没有更多的拓展，甚至还会有不少张冠李戴的错误。

所以，建立在实践之上的真正的深度思考，还是不会输给AI的。何况，人心才是最丰富的。尤其是来自生活的非虚构，无论故事还是其中蕴含的人性人心，都不是智能机器所能领悟和感受的。

吴佳骏：科技的发展是与时代同步的，AI的出现，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可以说，AI的诞生，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突破性的助

力。我们没有必要恐慌，应该以欣悦的心态迎接一个新生事物的问世。

就文学创作而言，AI的确可以为作家查找资料、设计创作大纲等提供方便，甚至它还可能打败一些资质平平的写作者。但就目前AI的开发状态来说，似乎还无法取代优质创作。

AI有强大的记忆力、分析力、创造力，但这些都是技法层面的东西。真正的创作是需要情感、精神和灵魂的介入。AI无法体会阵痛，但作家可以，故对于那些一流的作家而言，AI不过是个工具而已。

真正考验作家的，不是投机取巧的能力，而是如何守住人的伦理道德和职业操守。

李姗姗：AI确实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，但我还是喜欢自己动脑。大脑是需要训练的，要有思考的能力，经常动脑，大脑才能越用越灵活。

为了回答这个问题，我试着与AI“共处”。我发现，AI会影响和分散我的思维。比如我一边听轻音乐，一边听雨，可以非常流畅地书写，但是AI的参与，可能令我思维分散，甚至怀疑自己。

一个作家的文字，是带着他生命和情感的印记的，而AI的语言很空洞，不具备情感张力。凡是缺乏那种从内心深处涌出的、真正情感的文字，是很难触动人心的。

作家每天都在成长和经历，带着自己的审美，向生活伸出敏锐的触角，萃取思想的精华，奉献给读者。AI作为搜集资料的工具倒是可以，但文学应该成为人类精神的一方净土。

不要成为“书呆子”，要勇于回应社会关切

新重庆·重庆日报：请结合自己的创作领域，谈一谈文学应该如何更好地与时代同频共振？

张者：文学与时代同频共振方式是多种多样的，也许应该是多频道共振。

文学创作像一棵树，作家的个体不同，为这棵树的塑形方式有千差万别。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能创新，有的作家关注树根，不断地深挖，力图寻觅神奇；有的关注树身，力求表现粗壮；有的关注树枝，力求写出枝繁叶茂；有的关注繁花，让这棵树结异果，可能石榴树上结出樱桃。

现在有“素人写作”也有“专业写作”，这些写作构成了竞争关系。写作者的基数大了，对于文学攀登者来说，也许根基更牢固了。在文学的百花园中有参天大树，也应该有草地草坪；有牡丹花，也应该有喇叭花等，这样才是百花齐放，这样才可能共振出交响乐。

张远伦：我本人最熟悉的领域是新乡村诗歌写作。今年出版的《白玉朱砂》，就是这方面的集子。

我认为在新的时代，诗歌美学也在不断发展。乡村诗歌发展到当下，已经随着深刻的社会变革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过去那种被诟病的诗歌样式正在被取代，新的乡村诗歌逐渐出现并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了自我的面貌。

我们需要做的是：摒弃那些

落后的写法，以真诚的写作态度和深入的写作精神，掘进地域的文化血脉之中，并在题材体系的基础上找到诗人独有的语言体系，使新乡村诗歌成为当今诗坛具有收藏价值的好文本。

李燕燕：长期以来，我能感受到别人眼里报告文学的式微，我甚至感觉到因为从事报告文学写作，我有一段时间也被人们怀疑“不会写”。但坚韧是最重要的是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慢慢释放出自己真实的能力，终能被了解。

我一直坚信，中国故事独特而美丽，其精彩程度远超一切想象，这就是一切非虚构写作的厚实土壤。今天的中国，有着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情感，对于记录现实的非虚构写作者来说，当下需要展现和回答的东西太多了，不仅仅是主题写作——关于建设成就或者国之重器的展示，也不仅仅是智能时代的新生代，还要看到作为作家所看见或者觉察出的尖锐部分：社会的热点焦点，一些新气象，民生百态。这些我觉得都应当记录和表达。

还是那句话：我们要勇于回应社会关切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与这个时代同频共振。

吴佳骏：大时代呼唤大文学。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，作家当走出舒适区，融入火热的生活，深入田间地头，学懂我们的前辈作家，比如柳青、路遥、苇岸等，与时代同呼吸、共命运。

切记不要成为“书呆子”，要

对生活保持热情和热爱，做一个有血有肉，有态度、温度、立场的人。唯有如此，才可能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力作。

李燕燕：儿童是时代中最鲜活的群体，是祖国的未来。因此，儿童文学的创作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与时代同频共振，我个人觉得首先需要保持对当下童年处境书写的敏感与诚实。今天的孩子们，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、节奏飞快、焦虑蔓延的时代。他们的童年，不再像我们小时候，是“田野”“沙包”，而是短视频、电子游戏……如果我们只给他们讲“王子和公主”，可能会把他们隔离在时代之外。

其次，要用文学带给儿童勇气、自信和爱。时代发展太快，孩子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和成绩，还有鼓励、理解和陪伴，要让他们身心健康成长。

最后，我还想说，其实儿童文学不只是写给孩子看的，它是写给未来的大人看的。我们今天读到什么样的故事，明天眼睛里或许就会长出什么样的世界。儿童文学不是“缩小”的文学，而是“放大”的文学——只是它用孩子的眼睛，放大这个世界善意与疼痛，也放大人类最珍贵的希望与勇气。

与时代共振，作家的文字要有根，不只是跟着时代跑，也要领着孩子走——领着孩子，也领着他们身边的大人，一起走向一个更温柔、更清醒、更美好的未来。

新重庆·重庆日报：
对崭新的2026年，你有什么样的展望与期许？

张者：展望2026年，无论是我本人还是重庆市作家协会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作都有布局。

市作协要立足推动重庆文学高质量发展目标，指导或参与实施现实题材“讴歌”计划，精品创作“扶优”计划，文学评论“发声”计划，队伍建设“培新”计划等重点工作项目。

对于新诗集《去龟兹》和《阿嫫妮惹》，我已经就绪，期待能尽快出版，奉献给读者。

李燕燕：2025年，通过非虚构写作，我渐渐治愈了因为曾经遭遇校园霸凌而留下的“讨好症”，渐渐明白写作的初心就是清晨薄雾下那条再普通不过的小道，慢慢知道父亲所说的成长：初时看山就是山，后来看山不是山，最后看山还是山。

2026年，希望我能走进更多好奇却不了解的生活，希望得见更多的人间烟火，希望鼓足勇气完成一些有难度的采访，希望读者能够真正走近我笔下的真实故事。

2026年，我已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年作家，我有这样一些话想要送给充满希望的青年作家——

为自己的现实境遇而骄傲或自卑，因为在文学的世界里，大家都一样。

张远伦：在新的一年，既要被闪电照亮，也要被万物唤醒！我希望再创作一组大型系列组诗。最好的方式仍然是走出书斋，扎进田野，写出生命体验和感受之诗。我个人的新诗集《去龟兹》和《阿嫫妮惹》都已经就绪，期待能尽快出版，奉献给读者。

李燕燕：2025年，通过非虚构写作，我渐渐治愈了因为曾经遭遇校园霸凌而留下的“讨好症”，渐渐明白写作的初心就是清晨薄雾下那条再普通不过的小道，慢慢知道父亲所说的成长：初时看山就是山，后来看山不是山，最后看山还是山。

2026年，希望我能走进更多好奇却不了解的生活，希望得见更多的人间烟火，希望鼓足勇气完成一些有难度的采访，希望读者能够真正走近我笔下的真实故事。

2026年，我已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年作家，我有这样一些话想要送给充满希望的青年作家——

不论在任何时候，不要因

既要被闪电照亮，也要被万物唤醒

新重庆·重庆日报：

对崭新的2026年，你有什么样的展望与期许？

张者：展望2026年，无论是我本人还是重庆市作家协会，无论是工作还是创作都有布局。

市作协要立足推动重庆文学高质量发展目标，指导或参与实施现实题材“讴歌”计划，精品创作“扶优”计划，文学评论“发声”计划，队伍建设“培新”计划等重点工作项目。

对于新诗集《去龟兹》和《阿嫫妮惹》，我已经就绪，期待能尽快出版，奉献给读者。

李燕燕：2025年，通过非虚构写作，我渐渐治愈了因为曾经遭遇校园霸凌而留下的“讨好症”，渐渐明白写作的初心就是清晨薄雾下那条再普通不过的小道，慢慢知道父亲所说的成长：初时看山就是山，后来看山不是山，最后看山还是山。

2026年，希望我能走进更多好奇却不了解的生活，希望得见更多的人间烟火，希望鼓足勇气完成一些有难度的采访，希望读者能够真正走近我笔下的真实故事。

2026年，我已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年作家，我有这样一些话想要送给充满希望的青年作家——

不论在任何时候，不要因